

(上接第17版)

2024春节假期编辑们打算怎么过?

在平静中“折腾”也是一种幸福

■大 中(新东方大愚图书营销编辑)

A1:订货会后看了很多情绪低迷的报道,我的感受恰恰相反,觉得出版开始回归了。从业多年,我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不会因为人流熙熙攘攘觉得一飞冲天,也不会因为2024年回归平静而沮丧。经济大环境如此,能在平静中“折腾”(能活着)也是一种幸福。很开心见了几个外地的朋友,尤其是这几年陆续结束北漂回到二线城市的朋友,熟悉又亲切的感觉扑面而来,不

做一个合格的铲屎官

■米 饭(山东文艺出版社数字出版部编辑)

A1:今年的订货会我没参加。但听周边的朋友说,仿佛报复性出游,订货会变得异常热闹。2020年1月,我刚毕业进入出版行业,4年过去,回想第一次参加订货会的场景,胸腔里那颗心脏依然激动兴奋。

A2:有一本书,我看了翻拍它的电影,一直想买来读读,不是因为懈怠,只是因为我稍微有那么点胆怯,怕自己再度哭得稀里哗啦。这部电影叫作《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同书名。故事以边自杀边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欧维的一生。在2023年遭遇了一次车祸后,我突然变得更有勇气也更加坚定,终于决定要在年底前把这本书好好读一遍。

A3:平时偶尔会刷刷抖音,有一个自己的抖音号,里面拍摄的都是自家狗子,想完成一个短视频创作,从脚本思路到拍摄后期,其实要花费不少时间。休息时间,想研究一下用软件手绘之类的技能。

A4:没有车的养狗人不配有太远的安排。做一个合格的铲屎官,需要每天早晚带着狗子出去解决生理问题,短途出门还能铺着尿垫在家或找朋友帮忙遛狗。我曾有一次回老家将狗子寄养到宠物店。接回家的第一天,它站在自己的饭盆前正准备吃饭,结果条件反射没能憋住,站在饭盆前就尿了,我永远记得它当时回头看我的眼神,充满不知所措,充满愧疚,充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对不起”这样的情绪。看得我心碎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寄养过它,所有假期计划永远多了一个它。

A5:我们领导没有这样丧心病狂,毕竟给的工资也不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开玩笑)。工作8小时,如果能集中注意力提高效率,足够将工作很好地完成。我们领导都很有人情味,没有特殊情况(比如又急又重的任务),很少在假期布置工作给我们。

A6:今年有发年终奖,这笔钱打算存着。比如存起来给爸妈养老治病买保险,或像我这两年遭遇了一些意外,有存起来的钱,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就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托住自己,而不用父母操心经济问题了。

带一部译稿回家过年

■张 洁(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编辑)

A1:1月11日那晚,一些美妙的巧合令人兴奋。在小小的房子里,朋友们不停地聊书市行情、书的内容,反复在商人和文化人的角色间切换,聊到谁谁谁做出了爆款书会羡慕,聊到做书的难处也会沉默,聊到喜欢的品牌和书又是一番喜悦。作为刚入行的新编辑,谈话中的很多“知识点”,我其实都听得似懂非懂;对于一些庞大的数字也没有明晰概念。但仍仍会被同行们的热情感染,事后和朋友回忆这一晚,仍旧心潮澎湃!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很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劳动者的星辰》的责编杨老师,激动地拉着杨老师讨论文本本身文字的价值和文本背后文化的意义二者孰轻孰重,以及一些共同认识的作者和作品。另外,我从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带回来了一箩筐的新书目录和后浪出版的“企鹅女性经典”套书,收获了很多同行对大雅的喜悦和支持,未来的日子要带着这份积攒的能量大步向前!

A2:过年期间,一定记得把人类学家瓦格纳《文化的发明》的稿子带回家,继续核译!

瓦格纳是一位对文化意义与文化创造性深具远见的理论家,1975年他第一次出版这本书,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将该书称为“人类学景观中的一个怪物”,因为它“并不适合任何知识谱系,也未留下瓦格纳思想学派,它顽固地不落窠臼,是一本不为任何东西而只为自己毅然挺立的书”。这本书在当时一定程度地指出了人类学家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的一些缺漏,一般读者也会在这本书中收获对文化、传统的新认识。

A4:2024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文化的发明》能顺利出版,太期待这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新的一年,大雅全新策划的“威廉斯系列”也要出版了,我手头上的“威廉斯文选”还压在柜子里!(写着写着竟然有一丝焦虑,啊!真是……)

另外,一个小小的私人心愿是,希望能带奶奶去看海!

只聊工作,也聊了一下生活的变化以及朋友的八卦。

A2:准备再读一遍《纳瓦尔宝典》。今年读过一次,想再读一次,这是好书的魅力,也是最能抚慰我当下焦虑所需的精神食粮。同时,想带娃好好读一遍《小灯塔人物传记》《小狗钱钱》。前几天,她自己翻出来读了一本《冰心》,没想到5岁的她读完追着让我解答可爱爱的疑问,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冰心的喜欢。另外,她

假期重读《资治通鉴故事全集》

■小 霓(北京长江新世纪图书编辑)

A1:这次跟同事一起去逛订货会,隐约透着一种规模人流不如以往的感觉,一些展位还放着很多年前的老书,新品似乎不多,爆款畅销书也没有那种引发全行业关注的了。但同行们依旧对书有热情,有这一点就好。

A2:准备好好《资治通鉴故事全集》再看一遍。这套书是我入门《资治通鉴》的第一本书,《资治通鉴》属于大部头,但这套书将编年体故事整理出来,从事件、人物、影响等多维度看历史,文字很通顺,所有历史问

研究小红书推文写法

■点 点(禹田文化编辑)

A1:这次订货会除了在自己公司展位转悠,给感兴趣的客户讲讲自家书,还见到了之前的同事们。说起以前一起做过的书,得知有些之前表现很好的书现在不是很乐观,大家虽然互相表达了对市场不好的担忧,但最后还是摸摸对方的手说没关系会好起来的。看了很多在旧话题里挖掘出新亮点的好书,也发现大家似乎都在比较集中的几个赛道里你追我赶。

A2:今年过年想读一读杨本芬老师的书。第一次在书店看到《我本芬芳》的时候,拿起来翻了几页,一直想找个安静的机会读她的书,今年过年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A3:想要钻研一下大休息术(笑)。想研究一下小红书推文写法,总感觉自己写的在手机屏幕上看着好没吸引力,但看别人写的又很容易花钱……(摔)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假期我要知道其中的所有秘密!

出版打工人会自觉思索卡住的选题

■解旭华(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室主任)

A1:刚入行的几年,每年的图书订货会都挺激动的。从一个展位窜到另一个展位,眼花缭乱,兴致勃勃,跟出版社同行热烈交流。十几年过去了,最近几年的图书订货会明显感到了低迷,搞不清是自己做了十多年编辑低迷了还是图书市场低迷了。

或许是老编辑“见多识广”,今年图书订货会少有眼前一亮的产品。重复的选题让我觉得没有新意,而出版不就是个不停有新鲜内容、新鲜形式、新鲜点子层出不穷的行业吗?这是出版的活力和魅力之一。比如,作为个人,我特别反感满目皆是“给孩子的……”或许最开始“给孩子的”选题初衷是突出儿童性或儿童角度,但是后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给孩子的”,以及“给孩子的”各种各样,让我觉得“给孩子的”有点硬给、强塞的感觉。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理解,我更喜欢不强调“给孩子”却能牢牢吸引孩子兴趣的作品。不能寄希望于别人,那就寄希望于自己吧,希望能做出这样的产品。说起选题重复,今年图书订货会随便一看,就入眼了3本《龙生九子》,如果仔细找可能还有第4本第5本也未可知。《龙生九子》的故事是讲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如今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在讲相同的故事。为什么?

A2:今年过年准备读不是我自己编辑的书。一直在读叶广岑的书。说来惭愧,我初识叶广岑老师的作品是从她的童书开始,从《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闯祸了》开始。但是要知道,在写作这些童书之前,叶广岑老师已是大名鼎鼎的“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旗手”。现在我又反过头来读她的几部经典作品《采桑子》《豆汁计》《状元媒》,现在还没有读完,我怕“读完”,不舍得“读完”,过年还要继续读着。

看好青少年原创漫画市场

■豪力斯(蒲蒲兰绘本编辑)

A1:作为第一次(以展商身份)参加图书订货会的新人,每一家展位,每一套展品给我的印象都是新奇有趣的。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许多展位都有图像化、漫画类的产品。诸如蒲蒲兰文化的《屁屁老爹》《屁屁侦探》等少儿读物自不必说,我看到善本文化还策划了一套传记类图像小说,采用双封面镂空光栅设计,匠心独具。此外还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同行处听说,他们正在打造一套针对青少年市场的原创漫画,非常期待。

A2:说实在的,自己买来,或问同事借来而没来得及读的书已经堆积如山了(笑)。向同事借来的书里有启发文化策划的《记忆传承人》图像小说版,还有吉竹伸介的

过年有了压岁钱正好拿《小狗钱钱》做一波财商教育。

A3:直播带货和短视频不太算新技能。有自己的小账号,应该会更新一些内容。

A4:家人目前的计划是带娃出去旅行,我自己计划做一个小手术,一直拖着没做,想着春节前做一下,春节期间趁着假期休养一下(娃不在家的快乐,我在脑补)。感觉文旅在春节的时候会迎来大热,全国各地的旅行应该会爆发不同的热点。

A5:我们的年终奖是在2023年年中发的,(财年是在6月1日)所以,春节期间没有年终奖,不过,期待先生的年终奖可以多发一些。

题作者都掰开揉碎讲得很清楚。趁着过年,我希望再巩固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

A3:直播带货就算啦,短视频会研究做一下。

A4:要出国旅行啦。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没机会出国旅行,很兴奋!当然也会看看国外的书店!

A5:会有领导和员工这有仇吗?

A6:每天都好穷,如果有钱大概率会花在出国旅行上,回来后又要开始储蓄了!

A4:今年想回家和父母一起拍一套全家福。每年在家的时间不多。2023年发生了很多事,2024年还会有更多的任务,想记录一下这个时间点。

A5:有一些需要时间思考的任务记在备忘录上了:新书书名、宣传语,好好看看之前买了还来不及仔细阅读的参考书……学无止境的自觉和警惕还是要提醒自己的保持的。

A6:暂时……还没有,哈哈。可能因为要回父母身边过年,我好像从来操心给家里置办什么年货。只是有时候自己吃到了什么好吃的,看到了什么好穿的、好用的,会想让父母体验一下。今年打算给家里换一点提升生活体验的小家电,虽然每次爸妈都说不用买,家里不缺、新的东西他们用不习惯,但给家里换的东西都用得好好的呢。希望明年能挣到一笔旅游基金带爸妈出去转转!

A3:啥也不准备尝试。“钻研”需要时间,过年的时间太短。更多的钻研和实践大概会在日常工作中进行。2023年我第一次尝试了某平台的直播,效果相当不错,出乎意料。以至于平台又约请了第二次,于是产生了一种“也许我也可以”的错觉。还好后来我明智地拒绝了,觉得直播带货要想做得成功有它自己的套路,对颜值、话术大概也颇有要求,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较好。

A4:过年,我有两件雷打不动的事。一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过年”都是全家的重要时刻,在崂山的小山村,父母日夜期盼着,孩子也期盼着。前几年疫情期间,少了夜不闭户,家家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等待着亲友上门拜年的例行活动,孩子的压岁钱都少了,今年过年,“赚回压岁钱”大概会是她最期待的事。而我们更愿意如老人所愿,陪伴在他们身边。二是给娃过生日。真是可怜,老天安排了孩子的生日在大年初六,正是防寒的日子,没有机会跟同学“普天同庆”,也没有同学们铺天盖地的生日礼物,因此每年娃的生日我们都格外重视,仪式感满满,以安慰幼小的心灵。

A5:哪位英明的领导会在这个时候布置工作呢?但对于被日常琐碎工作缠身,过年有了大块时间的出版打工人,会自觉地开始思索卡住的选题、等待突破的难题……如果领导能再同意过年期间加上几天年假多休几天,我一定会奉上更完美的难题解决方案。

A:年终奖还没发,所以不敢乱花钱。按去年年终奖的态势,万一今年过年一高兴,花得比年终奖还多就惨了,比如买个包包之类。我不是个乐观的人,就怕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去年的余额早已补贴家用,两手空空了。

几绘本等等,如果有时间,都想在春节期间读一下。

A3:之前没事会剪视频玩。有一份做了一半就惨遭搁置,在硬盘里躺了大半年的视频,打算近期完善一下发布出去。

A4:过年可能主要是在家陪父母及祖父母,毕竟平日在外务工,陪伴时间不多。有时间的话想与平日不见的朋友吃吃饭、聊聊天。再有时间的话会整理整理书架。

A5:暂时没有接到领导布置的寒假任务。

A6:应该会有年终奖,暂时还没有到账。打算先还一部分账,再拿剩余的钱给我父亲的海鸥205相机做个保养维护。如果还有盈余,想入手一台大疆Osmo Pocket 3拍纪录片用。(下转第19版)

Q:2023年,个人比较关注的话题或领域有哪些?

A:女性主义——“受教了”。借用小说家张敦敦完《厌女》后在豆瓣上留下的三个大字。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有点良知的男性初次了解女性主义后共有的感叹。一边读着书,一边回想自己身为男性的二十几年,有种被妈妈发现偷零钱的羞愧。前段时间迷上一部草根网剧,里面有位演员是全能选手,编剧、导演、演戏、剪辑、后期乃至宣发物料统统能干,唱歌又好听,爱她爱得不得了,特想看她的采访,费了大劲搜到一场互动问答形式的直播录像,结果问题全是容貌身材以及男朋友,毫无信息量。

“消极心理学”——开玩笑,这是我自己的词。之前做过积极心理学的推广工作,遭遇瓶颈时,总会以此调侃。《空中浩劫》的一段给我很大启发。说民航业有种说法,飞机半路出故障了,飞行员首先应该做什么?答,给自己倒杯咖啡。意思是先别慌,问题一定来得及解决。笑哭、擦脸、狗头轮着用;及时启动心理防御机制,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儿子打老子”这种;认清自己的缺点与不幸并接受之;除大是大非问题之外,解构那些让你苦恼的:这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

Q:大概算算,2023年,读过几本书?

A:100多本。翻豆瓣记录,连续好几年都是这样,看来这是底线也是上限。最喜欢的——最近非常赞同韩东说的,“最”可以是个集合概念,不妨多说两本。短篇小说集《大胆使用绿色》(谈波)是结实的故事与高难度技巧的结合,情感力量速度,骨头肌肉心脏,50多篇小说,全部在水准线以上。这批作品为我们展示了短篇小说的无限可能,或者说唯一出路。读这本书,有时技痒难耐,有时叹为观止——我像读武功秘籍一样读着这本短篇小说。

《厚集集》(全4卷)全面收录了我心理学泰斗张厚粲先生一生的科研论文与其他类型的文章。《世界上所有的沙子》是一本非常能够体现编辑力的书。梳理一位通识作者的几十上百条杂谈,居然能做到结构如此清晰完整,阅读节奏十分舒服,又能将作者行文的讲究、知识的通达,以及那颗真诚的心展现出来。通读之后,时常翻阅学习,却感到其中奥妙难以把握,堪称玄学。

Q:对阅读和书的理解,相比几年前,有改变吗?

A:“阅读”和“书”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系。其实与看图看视频、听歌听播客相比,阅读是一种更加主动的、需要意志力的行为。阅读的对象是文字,是抽象符号,这就需要大脑进行从符号到意义转换的加工。作为读者,我想详读就详读,想略读就略读,想跳读就跳读,想读不进去就读不进去。

至于书,相比其他内容而言,又是一种创作门槛相对较高(承认它)而形式非常固定的产品。重印只会修改硬伤(有些教辅不算),再版一般就认为是一本新书了。于是乎“阅读书”这事儿就很好玩:用一种相当不确定的方式,去看最确定的内容。这样一来,我们难免就会对书的内容价值产生一种迷信:书里写的自然是真理。乃至“爱屋及乌”,对作者也迷信起来,权威崇拜,他好厉害啊,我跟他有分歧看来是我错了,自己PUA自己。

自卑导致自大,也会迷信自己的阅读行为:瞧俺,读书人,看书的,不比你们——近几年的变化,便是意识到上述三种情况存在于自己身上,先承认,再斗争,再以更冷静的心态与旁观者的视角(本来就是旁观者)去读书,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上头而不自知。做书也类似,但要掺进一点点参与感——一点点,不能越俎代庖。当然,这说的还是书的内容价值,至于它的产品价值,那是另一话题。

Q:未来,还会继续做编辑吗?

A:会。上大学以来,差不多把本专业的所有相关工作都浅尝辄止地做了个遍,在此期间,也一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做出版相关事情,2023年终于下定决心就干这行,加入出版社,从此全职做书。这种职业选择,回头看看,也像是20几岁才能有的任性。

Q:2024年农历春节马上到来,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A:哥们儿,过了这个年,你就不是20几岁了。

以旁观者的心态去读书

■姚一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